

人生的老境,孤独也自由

——日本媒体眼中的芥川奖新作:若竹千佐子《我将独自前行》

编译/陶熠

2018 年 1 月 16 日,日本文学振兴会将第 158 届芥川龙之介奖(以下简称“芥川奖”)授予两位新人作家:《百年泥》的作者石井遼佳和《我将独自前行》(おらおらでひとりいぐも)的作者若竹千佐子。这两位都是不再年轻的“新人”,其中,63 岁的若竹千佐子更是成为了芥川奖史上第二高龄的获奖者,第一高龄是获奖时已 75 岁的黑田夏子。

昭和年代的文艺评论家中村光夫曾断言:“文学是老年的事业。”用这句话来形容若竹千佐子最恰当不过。自 1935 年创立以来,芥川奖就以推赏“无名的新人作家”创作的中短篇“纯文学”作品为宗旨,获奖者也多为 30 至 40 岁之间的青年、中年作家。像若竹千佐子这样在暮年出道,并以处女作斩获多项大奖

的例子并不多见(该作还在 2017 年秋获得河出书房新社主办的第 54 届“文艺赏”)。值得一提的是,《我将独自前行》是以独居老人作为主人公,可谓名副其实的“老年文学”。

“在人生的尾巴上,居然能看到为了我举办这样的大场面,真是太难以置信了。”这是若竹千佐子走上领奖台时说的第一句话。确实,在她的前半生中,文学充其量是一件赏心乐事,“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之类的想法不过是偶尔会钻进脑袋的白日梦。若竹氏从岩手大学毕业后,虽也做过临时教员的工作,但 27 岁结婚以后就专心做起了家庭主妇,每日围着丈夫和孩子打转,虽动过写小说的念头,但空闲是一刻都没有。她的生活本应如此平淡而幸福地继续下去。然而,

55 岁那年,和她携手半生的丈夫溘然离世,深陷悲恸的若竹彻底垮掉了。心疼母亲的儿子劝说她参加小说讲座并尝试写作,若竹的小说创作生涯便从此开始。

《我将独自前行》似乎是若竹自己人生的一个映射。主人公桃子的丈夫在二十多年前撒手人寰,一双儿女也各奔西东,74 岁的她,独自一人在老屋中过着平静的生活:喝茶,陪自己说话,听老鼠在房间里窸窸窣窣。告别了故乡、子女和爱人,桃子知道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可她无所畏惧:“一定有我不曾想象的世界。我想去那儿看看。我,要去的。就算只有我自己,也一定要去。”

该书在出版后头两个月就售出了 50 万部,这在芥川奖的获奖作品中并不多见。平成年代(1989 年以后)单行本刊行量超

过 50 万部的芥川奖获奖作只有 4 部,分别是金原瞳的《裂舌》(53 万部)、绵矢莉莎的《欠踹的背影》(127 万部)、村田沙耶香的《人间便利店》(56 万部)、和又吉直树的《火花》(253 万部)。而作为以处女作获奖的作品,《我将独自前行》的大卖更是 1976 年(昭和)村上龙《无限接近透明的蓝》售出 131 万部单行本以来的第一快举。

那么,为何作为纯文学的《我将独自前行》会受到大众的追捧?作家山内宏泰与资深媒体人久米宏对若竹千佐子的两篇专访或许可以给出答案。

故乡之声与内心之声

《我将独自前行》节奏舒

缓,没有核心情节,也没有众多人物。若竹自己对此并不讳言:“作为行动者的桃子,在第一章中不过是在家里一边呷着茶水一边看着窗外而已。第二章她和女儿打了一通电话,喝掉了一听啤酒。之后在去医院的路上顺路到咖啡馆里坐了坐,又特地去了趟丈夫周造长眠的市营陵园。不过如此。”

在作家山内宏泰看来,小说并不因此显得苍白,反而有着醇厚绵长的韵味。“原因之一是文章的语气很多样化,很丰富。”山内举出小说的开头作为例证:

哎呀,我这脑袋瓜子怎么就眼瞅着不中用了,可咋办呢,从今往后无依无靠地,可咋办呢。

(下转 15 版) ➡

➡ (上接 13 版)

理科在景山东街,法科在北河沿,对于哲学门尤为注重。文科学长自夏仲彝去,改聘《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二月)

先生之为人,诚实恳挚,无丝毫虚伪。……其言讷讷也,如不能出诸口;然至讨论学理之时,则又滔滔不绝。(八月)

文章称这两条记述出于“一九一七年的日记”。可是,台湾版《日记》与大陆全集版《日记》,都没有 1917 年的日记。顾潮女士的整理前言(两版皆同),说到顾氏日记的留存情况及原本书册形式。顾氏一生所遗日记,始于就读北大预科的 1913 年。甫至古都沉迷戏剧,纪事以看戏心得为主要内容,所以题名《檀痕日载》(时间上“未及三月而止”),原有三册,第二册不知去向。“随之是《民国八年一月日记》上、下二册及《民国八年六月日记》一册(仅数日而止,前附上月日记一页)”,据顾女士的说法,1913 年的日记“随之”就是 1919 年的日记,中间没有过渡。

事情还有更奇怪者。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发表于 1979 年政协北京市委主办的《文史资料选编》第 3 辑(第 46—53 页),却没有收入《全集》中旨在收集此类性质文章及散文杂文的《宝树园文存》6 卷之中。《文存》中与纪念蔡元培有关的文章有三篇,皆在第 3 卷“教育编”。其一为《悼蔡元培先生》,

作于蔡先生刚刚逝世的 1940 年(此篇之后还收有 1940 年为陈钟凡代作的《孖民中学募捐启》)。其二为《我所知道的蔡元培先生》,作于 1962 年,发表于 1980 年顾氏生前。其三为《我对于五四运动的回忆》,系 1979 年 5 月 4 日几位老同志举行“五四座谈会”的发言稿,主旨紧扣五四运动的发生与蔡元培先生的关系。三篇文章,多有互文重复之处,尤其是蔡元培出长北大前后的对比、蔡先生为学校带来变革的种种举措以及蔡先生具有人格魅力的言行。在这一点上,不收《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好像无碍于我们了解蔡先生,况且顾氏当年很早写出的有关“北大”、“蔡元培”、“民国”的记忆片段,与其他人的回忆文字一同交织——蔡先生的事迹现在早已成了传奇。不过《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的独特价值之一,或是提示我们世间有 1917 年顾颉刚日记的存在。

已出版的《日记》告诉我们《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是怎么写成的。今按台湾版《日记》第 11 卷,将有关材料摘录如下:

1979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上午,“北京市政协孔昭恺、毛智汉来,调查五四运动及北大旧事”(第 630 页)。

3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孔昭恺、毛智汉来,续谈五四运动与蔡元培之关系,书一纸与之”(第 632 页)。

3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毛

智汉来,修改其所作《五四运动与蔡元培先生》讫”(第 634 页)。

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写成的程序是:顾氏谈话,政协人员笔录并作成初稿,最后送给顾氏修改改正。那么,此文的叙述文字,在顾氏口述得不十分书面化的地方,大概就是由孔、毛二人连缀润饰起来的,然后顾氏做了一定的修改。可是文章中还有三处不是“回忆叙事”的文字,而是引述历史资料。其一是上引两段顾氏日记(见文章第 48 页)。其二是摘录蔡元培答辩林琴南质疑的著名公开信(第 49 页)。其三是对蔡元培发表在《新潮》杂志(顾氏曾预其编务)上《劳工神圣》一文的摘录(第 52 页)。我猜测,这三份资料,很可能经过《日记》中显示的“书一纸与之”的过程,由顾氏书面提供,而非口头谈论。《答林琴南》和《劳工神圣》固然可以从别处查到,但至少顾氏 1917 年的日记必然是“书”在那“一纸”之上的。似乎还可以认为,1917 年的日记好像并不零星,情况仿佛是顾氏从 2 月和 8 月的记载中挑选出来了两条,当年不应只有这两条。那么,1979 年尚可查到的 1917 年日记,在今后经历了什么事故因而没能出版面世?

这是向博雅读者们提出的问题。

另外,《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虽然没有收入《宝树园文存》,但在网络上很容易搜索到;

而收入《文存》的三篇纪念蔡元培之作,却不容易在网上搜到。

四

说到网络资源,网上还流传“先秦史研究参考书目”、“最系统的先秦史研究详细书目推荐”,网页注明原件由社科院的马怡先生提供,2005 年由孟彦弘先生录成电子文档上传到历史所网站上,现在源网址似乎找不到了。这份资料谁何所作,孟先生猜了一大圈。其实它就是顾颉刚 1961 年亲自拟定的《历史研究所第一组(商周史组)培干学程表》,收入《宝树园文存》第 2 卷第 435—436 页;孟先生从马先生那里拿到的文档,称为《拟历史研究所第一组培干学程表》。两者有繁简之分,《文存》收录的是简表,书目内容已经大大改动与简化,整体上也少了“一学年”。《文存》编者注记又说,“同时并作《说明书》,佚”。其实未佚,《说明书》在网络上可见,一共十点。

这里谨抄录特别能体现顾氏从事古史古籍研究之“问题意识”的三点,希望引起读者兴趣,能由此去一窥全豹:

二、先秦史的资料十分零碎,问题又十分复杂,每研究一个问题时必须掌握这个问题的全部资料,加以贯穿,再作真伪和是非的考辨,分别其时代性和地方性,然后可以确定某些事实,故必须继承宋、清两代的考据学

而再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加以发展。

三、先秦史料距今已二三千年,语言和文字都有重大的变化,如不掌握变化的规律,既易作出望文生义的误解,又加上二三千年来的传写,或同音假借,或字形讹变,或脱简脱字,或错简增字,成为许多不易解释的纠结。清代学者从音韵、文字、训诂、文法、校勘诸方面打好研究古籍的基础,这个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应当接受他们的成果,所以本表就照着这个次序而排列,希望后学们逐步取得这些必要的工具,益加精进,恢复古史和古书的真面目。

四、研究先秦史固应取材于先秦时代传下来的资料,但先秦史事缺佚过多,且今存先秦书籍没有经过汉代人的编订,其中杂有大量的汉人笔墨和思想,故必应与秦、汉史作并合的研究,然后可以作出适当的分析,以秦、汉的还之秦、汉,先秦的还之先秦。

顾氏第四条所言,先合并后分析,最可注意。以及,顾氏的学术底色,其实是古典式(尤其宋代至清代)古典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及其现代转化者。这是在“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的新时代背景下,需要后学们悉心领会的一份瑾瑜一般的巨大遗产。

附记:笔者得以写成此篇,必须感谢郭永秉老师、邹新明老师、张可意同学、张菁洲同学。■